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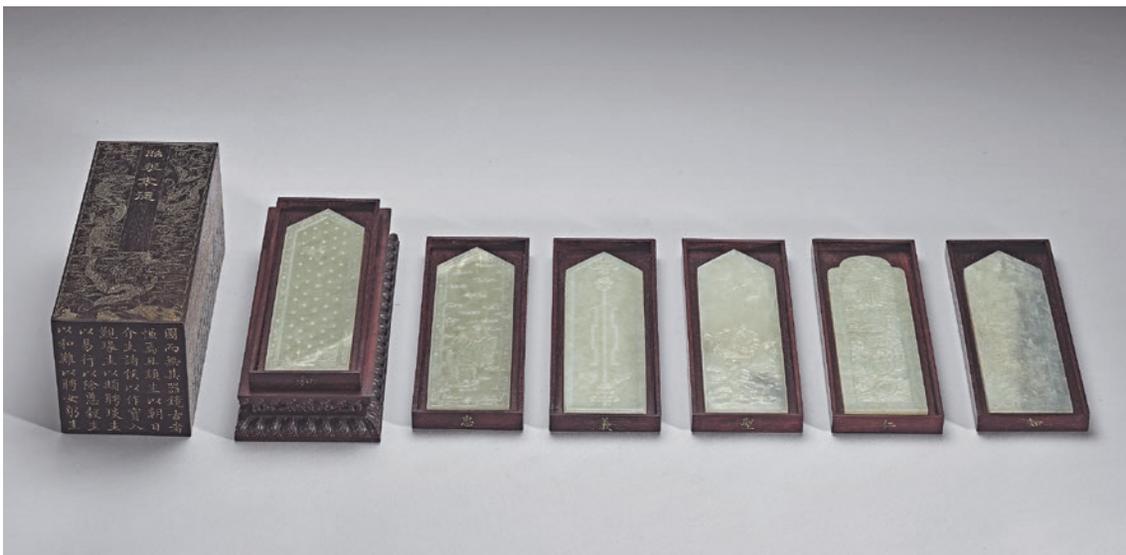
## 西漢晚期至東漢 玉神獸

寬 4.4，高 6.8 公分  
故玉 003523

此件帶翼玉神獸實為絕妙之作，藝術家利用多項技巧和巧思，將原本平凡無奇之玉料雕琢幻化為千古名品，我們也可以在此作品中看到了當時的美感演變與風潮思想。西漢晚期至東漢的時期玉器流行巧雕之技，因此玉石之創作從挑選玉材時就已經在製作者的腦中開始了，本件質細溫潤的青白色玉石並非光潔無瑕，其

略帶褐紅與灰褐色的天然風化玉皮，帶給製作者創作之靈感，其將褐紅色部位留給了鼻、額、耳和鬣鬃，灰褐色則留給了足掌局部，這類善用玉皮顏色的巧雕技巧，讓玉石成為一件優雅不俗之作。

用現今角度看此玉件雕刻依舊是非常優秀的造形藝術創作，以圓雕帶翼的玉神獸主題作品雖然在同一時期漸漸流行，但本件造型創新之處在於神獸體態呈現蹲跪立姿，與一般四足著地之神獸不同，由側面觀看其造型可以感受到後傾且微拱的獸背，這看似重心不穩的弓形線條，藉由下方壯碩獸腿的支撐，產生出一股向上的動態力量，再加上將展之前翼與後足裝飾性的羽翼線條，恰如躍飛衝天之勢。（王鉅元）



## 清 乾隆 六圭

長 20.5，寬 6，厚 0.8 公分  
故玉 003225 ~ 003230

乾隆十四年（1749），39 歲的乾隆下令製作此組〈六圭〉，貯放於精心設計的「昭華表德」木匣中，並為文鐫刻於木匣外，說明製作目的為「凜比德之義」、「繼三代之隆軌」，政治意圖不言而喻，亦即大清國雖起自白山黑水，然德足配天，故承繼法統，御極九州。

雖說寓意嚴肅，然由紋飾設計仍可看出乾隆的藝術美感。例如木匣文中論及琰圭的功能為「除慝、易行」，代表天子察查罰惡的職權，但今人觀察乾隆製作的琰圭，多難以察覺其中的殺伐之氣，反而感到對稱典雅之美，這種視覺美感是如何做到的呢？

觀察明清皇帝冕服，可見專屬皇帝的「天子十二章」，其中冕服下方的「斧」和「相背兩弓圖案」，即為十二章中的「黼」和「黻」，

象徵皇帝應具備的人格特質「決斷」及「明辨」。琰圭即將此兩圖案巧妙設計其中，以應合琰圭除慝、易行的功能，同時刻意將相背兩弓的「黻」比例拉長並置於中軸，由此形成高貴莊嚴的皇家氣息，同時也淡化琰圭令人畏懼的森嚴內涵，可謂高明設計。（蔡慶良）



# 清 乾隆 御筆經筵御論玉冊

長 24.7，寬 11.2，厚 0.7 公分  
中玉 000318

〈御筆經筵御論玉冊〉所刻為乾隆親筆文字，記錄乾隆（1735-1796 在位）對臣子闡述關於詩經「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論點。

乾隆於乙巳年（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出行駐留避暑山莊時，利用公餘彙整歷年來對臣子闡述的讀經感想，看到這篇壬戌年（乾隆七年，1742）讀詩經所感，以父母之心待民、君民一體的理念特別真摯。乾隆自述不僅隨時以君子角度審視自己、以同理心替人設想、使人我之間各得其宜，並且認為凡是在朝廷擔任重要職務的人員或是對人民與國家有責任的人，都應該牢記以「照顧」為治民之本。

乾隆最後寫著，從前文官繕錄時，其中一句「初不自謂能盡父母之道」的「父母」誤作

「君子」二字，之後的印刻本沿襲此錯誤沒有改正，因此在此更正並再書一卷。又令將文章印刷頒賜各省大小地方官員，置於所見之處時時警惕，共勉保有忠厚、誠懇的心。由此可見乾隆常以經典自省、理事仔細及與臣子共勉之治國風格。（林岱霓）





## 清 乾隆 玉鷹熊雙聯瓶

高 18.0，口徑長 12.0，寬 5.6，底徑長 7.5，寬 9.3 公分  
故玉 003388

本器為典型乾隆皇帝（1735-1796）仿古作品。玉質純淨，形制為二圓管狀瓶左右並列，正面中軸飾一飛禽立於異獸之上，飛禽展翅，異獸蹲伏，巧妙地将二瓶相連；背面附鑿把，鑿頂加平雕獸首，狀似如意。蓋頂見螭虎盤桓，蜿蜒的身軀將二蓋合為一體。器底獸腹刻「大清乾隆做古」隸書款。

此類雙聯瓶的用途迄今未有定論，而以飛禽異獸為飾者，俗稱「鷹熊瓶」，主要取諧音「英雄」之寓意。不過乾隆早期敕編《西清古鑑》銅器圖譜將該器型名為「唐龍鳳雙管瓶」；《造辦處活計檔》數次出現「英雄合盃觥」、「英雄雙管觥」等紀錄，也很可能是指稱同一器類。

鷹熊瓶造型普遍認為可追溯自中國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銅杯、湖北包山楚墓的漆杯，而藝術風格或更接近安徽巢湖山頭漢墓的玉卮。目前所知傳世品多為明清所作，由青銅、玉石、瑛瑯、犀角等不同材質製成，瓶身型制、裝飾紋樣、動物形象亦見變化。院藏品中有一例（故玉 009576）與本器極為相似，惟底部無款。（葉乃婕）



## 清早中期 玉盤

高 5.1，口徑 25，底徑 18.8 公分  
故玉 001717

本件如同盛開花朵的玉盤，具有伊斯蘭玉器的典型特點：器壁輕薄透光似無重量，器表密布紋飾彷彿精巧蟬翼，整體繁複精緻，可謂鬼斧神工。

盤內圓心設計為花蕊，精細層疊的花瓣由此向外幅射直至盤口，盤口邊緣的花瓣則以浮雕形式向圓心回卷，盡顯伊斯蘭藝術對稱幾何之美，從而創造出生意盎然的視覺效果。玉盤外壁則滿布交疊的葉片，自盤外底部圓心向盤口幅射延伸，漸寬漸長，自具生長節奏，加之輪廓曲弧有致，創造出具有音韻旋律的視覺美感。

此種異域品味對於乾隆別具魅力，因而製作與之匹配的木座，並賦詩於木座上，詩中認



爲此種來自遠方的玉器設計奇特，內外紋飾交融，實爲高明至極的藝術傑作。乾隆（1711-1799）創作此詩時已高齡八十一，充沛的精力令人印象深刻，而藉由此詩也可一窺縱貫乾隆一生的詩文才情。（蔡慶良）

## 印度 蒙兀兒帝國 花口花蕾形雙柄碗

十七至十八世紀  
直徑 14.5，連同雙柄 17.0，高 6.0 公分  
南購玉 000018

西元十八世紀時，來自印度的各種玉製器皿陸續傳進清宮，深受乾隆皇帝（1735-1796 在位）喜愛，除了屢屢賦詩詠嘆這些異國玉器「繽紛花葉翻」般的優雅造型與「層花疊葉」的裝飾外，皇帝更誇讚「印度良工夥」，連中國蘇州的玉工都比不上其「仙工、鬼工」，足見這些玉器在乾隆心中的地位。

蒙兀兒帝國建立於西元 1526 年，十七世紀時國力達到頂峯，除了吸引世界各地的貿易交流外，皇室與王公貴族更致力於獎勵推動各種工藝技術，如第五代皇帝沙加罕（1628-1658 在位）為其愛妻所設計的泰姬瑪哈陵，或此類「貴人所用」的精緻玉器，都是當年蒙兀兒藝術結晶的印證。

蒙兀兒帝國時期的繪畫中經常描繪達官顯貴宴飲的場景，而蒙兀兒開國君主巴布爾（英譯 Babur, 1526-1530 在位）與第四代皇帝賈汗吉（英譯 Jahangir, 1605-1627 在位）的日誌或紀事中，更充滿各種大宴小酌的描述，除了吟詩作賦與聆聽音樂外，眾人更會齊聚暢飲談天；此類精雅的器皿，或許是當時用來盛裝美酒佳釀的用器。（劉祐竹）

